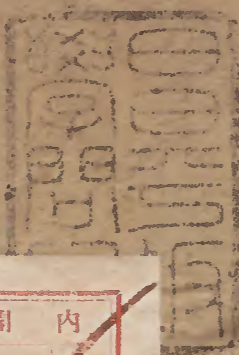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自七百四十二  
至七百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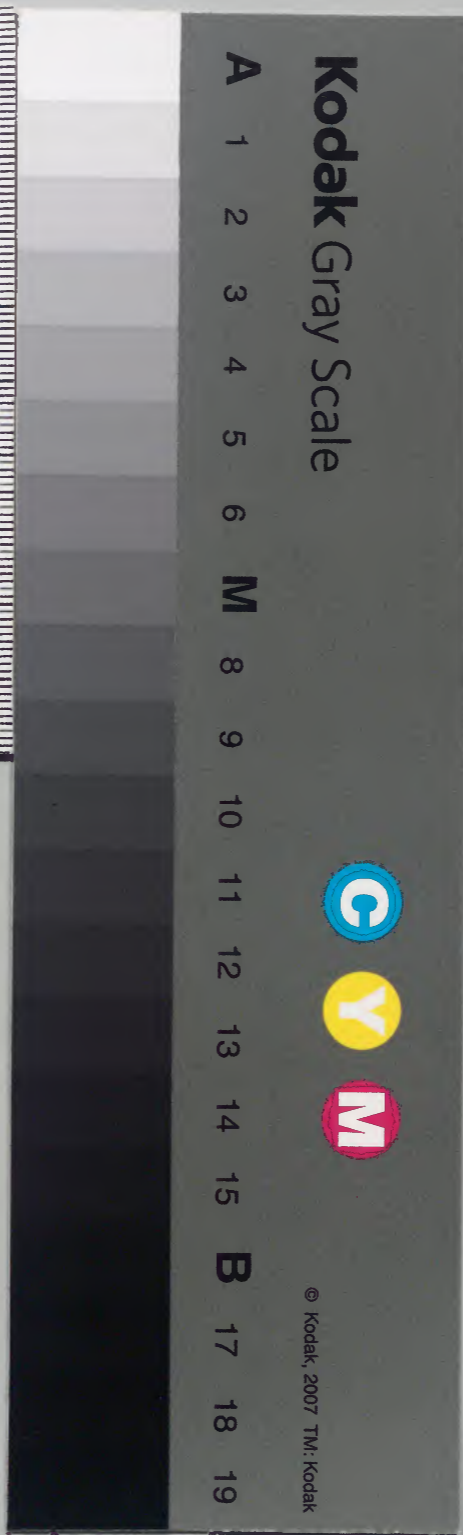


論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100	100	3726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3726	100	3726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26	
冊數	100 ( 75 )		
函號	361	53	



文苑華卷第七百四十二

論四

文

淺草文庫

日本圖書

雕蟲論一首

偃武脩文論一首

質文論一首

文論一首

編年紀傳論

人文化成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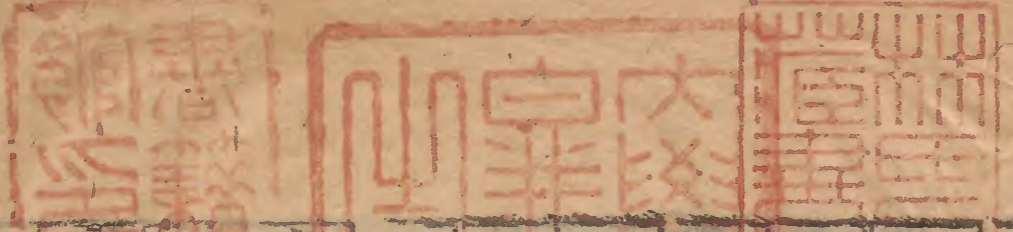
文章論二首

章表論一首

雕蟲論序

裴子野

宋明帝傳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御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  
切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  
自通若俳側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  
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  
惠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  
為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備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  
左稱彼顏謝箴繡擊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壽多為經  
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茲  
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  
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  
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  
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源  
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與國經也趨室必有不致荀卿有言  
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偃武脩文論

季竦

國有二柄以濟人天有四時以成歲文武者君之威惠春  
秋者天之生成故人君法天時順人望人歸於德天應以  
時莫不奉此而寧災由斯而康俗所謂文者足以經邦國  
所謂武者足以定禍亂故武在合變不可一黷文貴經久  
可守為常請借前事而明之庶斯得矣夫以堯舜揖讓湯  
武干戈干戈在乎止武揖讓資乎偃武故得享國日久多  
歷年所三王既往霸者是繼晉文伐原以示信齊桓勤王

以稱德宋殤好戰以殤越徐偃專文以喪亡王霸陵夷列  
於秦漢始皇或懾六國建萬代業隳城郭焚詩書卒使宗  
廟爲墟身殞下國黷武之微也高皇夷秦項誅韓彭陸生  
著書叔孫制禮脩文之漸也光武以長者戡難孟德以應  
變即戎故得擒樊崇破袁紹雖未悉於至理道亦存乎息  
戈晉文之對何曾不聞經國惠皇之溺賈后竟至破家及  
王石頭之都劉備益州之地但區區於守險曾不暇于  
文後魏則多難臨朝後周則經國日淺雖孝文捨辮髮  
衣冠未能例載干戈休放牛馬武帝降高緯戮晉公甲兵  
未寧中道而殞武則不可文則不如東晉之僅保江山宋  
祖之草創社稷道成以殷憂啓竹蕭衍以戡定興王陳主  
亡隋皇以征遼喪皆不明於文武適足爲我驅除  
祖端拱無爲太宗大功繼統高宗致位於玄默中宗  
繼位以康寧睿宗之恭膺大寶玄宗之克清海內肅宗之  
收復二都皇帝之光有六合古今四夷向化萬姓歸心總  
七聖之殊勲正百王之墜典然干戈未息瘡痍未瘳脩文  
之期取則不遠偃武之義今則時哉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  
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敝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  
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  
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

醉傷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  
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  
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忌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  
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  
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  
則愚之病淺于詐之病也無忌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  
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  
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茲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  
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  
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  
蕩為洪荒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  
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放  
子禹孫當斯時有光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內則  
憂之六卿外則憂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  
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一無是觀之則聖有謀  
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  
及武帝脩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  
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  
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  
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  
亂遠則徐奄並興四此無夷多難復子子無明辟兼虞夏  
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

後理唯康王垂拱因圖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  
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備數四時盛祭  
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  
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官不堪觀謂大何得不亂小  
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一作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  
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商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  
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一政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  
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百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  
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字不之說識縮之書存而不用  
至於喪制之釋祭禮之繁不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  
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意心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  
或學者苟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失一作毫釐古人之諒  
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  
敬龜筮之信而陳倭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  
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啻可也  
則煩潰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一作億兆之多無  
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  
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  
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  
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  
者得無以為惑乎一作皆唐文粹

文論

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  
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  
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  
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  
既没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召曰  
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辨見耕  
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  
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羨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  
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  
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  
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  
雲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  
蓬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引漳水  
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  
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  
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閔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  
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  
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  
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  
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  
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  
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

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賡鬼神明者賡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

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集本文古法辨作蕩

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二本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

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特之所

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二本是非與眾人同辯善

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

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星極辭不足以壯二本無窮雖為

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



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  
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寔爲人  
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  
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遠汝弼獻可替否此  
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  
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  
勝則離和之以樂興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  
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  
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遠代誦讀之臣特文粹以時君

作將

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感天下之文乃以旂常見  
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若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  
益威儀以求至理至平諫而符升集作平流蕩因循敗文  
閭作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見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  
聲明文物禮經五帝儀象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  
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  
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覆之  
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  
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治  
作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厠  
雜其間也文粹  
作乎

文章論

李德裕

又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  
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  
爲金集作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  
息則流蕩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  
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  
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爲是也集作  
近世詔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粹文章才實有餘  
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音  
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隨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  
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集作可以言文章外

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

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已文粹作以來此秘未

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蜀本作言工

效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

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衍數元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

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一韻二十三韻二十一韻考今之

故篇無足蜀本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

高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音文粹作律

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

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

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于此曰

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行抽繼

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珍集作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

器者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

旨也

同前

牛希濟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滄為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

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為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運

以宮室車輅鍾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為

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

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况乎澆季之下淫靡

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

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  
 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  
 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  
 艷為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入之道殆以中絕  
 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疑作使聖人之旨復新今  
 古之體分而為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  
 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  
 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  
 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為之謂之難文今  
 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為切比事之  
 中過於諧謔學古之疑作者深以為慙晦其道者揚袂而  
 行不顧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  
 內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以日月星辰為文  
 地以江河淮濟為文時以風雲草木為文衆庶以冠冕服  
 章為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于千載歿而  
 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  
 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誄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  
 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洽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  
 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為侍從之臣使仁  
 義治亂之道日習于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  
 也

表章論

前人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  
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  
臣表疏詞尚簡要實勝于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  
易為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  
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  
指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借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况人  
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况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偏臣  
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  
為非逆鱗發怒畧不為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授其所不及  
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  
莫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復之  
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  
簡要又杜甫掌雪房瑄表朝廷以為庾辭儻端明易曉必  
庶幾免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  
著明儒尚且扞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  
於古但寘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林古則真然聖所以幽辨文飲為詔也  
深也謂尚且沐思廷却豈中文之主所以表表離離對明  
氣幾兵林系辨之樂夫辨律德性用以時善非臣外聖  
論要又林甫掌書哀望天牌技以為與賴黨識即長節必  
聖因史以謂國表意不口以成一半木所以歛一字對其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二

論五

武

- 辯侵伐論一首
- 伐國論一首
- 守在四夷論一首
- 戰論一首
- 守論一首
- 二陣圖論一首
- 將略論一首
- 倒戈論一首

辯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  
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  
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贖集作于  
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股一作私又作人  
傷又作沒

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集作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詞集作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命集作微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集無也字而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也集無也字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

既壞兵車之軌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爲一國之所奉授集作變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分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

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于外危亡之兆

蘇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姐已褒姒是也史蘇

所謂集作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

維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詠

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山敗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

陳主之妹終於集作必殞身此其集作皆禍敗之著明者矣又

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

怠於為政戎狄遂集作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親廬江美人正

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守牛僧孺在四夷論

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

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

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

文粹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

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

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

地之光輝一作曜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

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一無之必伺君文而

資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一作論非道昌一作

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

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

夷之攻以鼓鞶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



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  
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其一作悅而思受也

聽鞀鼓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憤而思述也逢相害則

恚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

也得相益則和一作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

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

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

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庶則聚歛攻之守之不儉則奢

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

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惜惜是

聲攻而亡也周厲捨蕪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歛攻而亡也

如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

而近刑人一作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遠

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

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二字川文粹故也雖得四夷自

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一有自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

王自以守道不固類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柚英華作小東大

東杼柚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于四

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

色攻賈謚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戒半然後戎夷乘

間敢為一作有窺覲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

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

今務一作四夷自守魯不防戎夷欲一作在其中國故攻秦之

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

四夷之言而未盡一作不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

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一作編之闕一作皆唐文粹

戰論并序

杜牧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

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

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

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

峒音辭互結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

馴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不

猶夫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

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一作良弓健馬無有也卒

然夷狄驚四邊靡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

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

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石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

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緣一作沿

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

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英華一作兵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

呼腥腥一作徹於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

楚荆楚之饒以啖戍兵一作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

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  
 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  
 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  
 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太  
 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一作馬  
 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  
 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  
 羸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  
 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  
 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為一

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出宅一作宮廣矣金

縑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我一作戎矣此賞厚

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

而去迴眦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

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

第來撫一作之至如鏗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

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作愧駭之間屬

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

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察天

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

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

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窳且  
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  
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  
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  
非偶一有言字而已一作唐文粹集本並同

守論并序

前人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東  
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粹

作逆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折缺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  
幸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方且

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

所而自河已文粹作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

人之憔悴文粹作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文粹無朋伍羅

絡郡國將孩乳文粹作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

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

勁兵以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

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文粹作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

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

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  
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  
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  
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  
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  
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  
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文粹作唱  
鎮傳作同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翬欲相効者  
日而知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  
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  
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  
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  
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文粹作此非而反  
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  
守邦之術求戒之哉

二陣圖論

王叡

炙轂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  
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  
野終惟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  
敵蓋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

且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  
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爲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  
故曰武雄可以爲將二畧兼濟則可以入爲相運籌於廟  
堂之上則可以出爲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而將相之務  
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  
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翕而爲欺如此行之  
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  
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墻塹  
寇盜衝擊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使以護手  
况有兵而無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  
之術立而無權變起而無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  
起一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剪孫吳韓項  
並出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  
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八陣只言或合而  
爲一或離而爲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不顯天衡地軸衝  
擊之文將帥覽之難曉今泐畫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變  
之源燭火助陽自忘短綆庶幾英傑觀之稍裨焉

將畧論

前人

多轂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  
新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  
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珖負櫛劍近代文儒耻

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克人今以羣華去鄴鎬黃屋  
 珍堯心率土之濱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畧矣且自  
 昭亂已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  
 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迭  
 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  
 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陽侯與漢高祖論絳灌以  
 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  
 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畧尚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  
 也亦不能越三百乘左傳以子玉雖多剛勇終曰無禮故不能將一二萬人是以王  
 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  
 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僞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

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

也難陷從襲不及也自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

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  
 既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奇天契待敵整衡軸以攻險  
 其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此兵之  
 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  
 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  
 小能知母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兵  
 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仙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  
 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源  
 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

將焉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  
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  
之兵可以禮遇徐充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  
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  
戰卒然求勝由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鬪虎欲期弭兵靜亂  
不亦難哉帝王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  
勲大業庶幾可立夫宰制山河剗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  
滋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  
明翊蜀決沉機三二策據成鼎峙英雄之大畧將帥之宏  
規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畧可見徵焉

倒戈論

楊夔

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  
惑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  
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  
朴赭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  
之變萬許生焉則內祚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  
之祚七百誠曰求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  
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温定襄王于鄭非二國崇  
示才順尊獎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  
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太宗究  
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胸臆  
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有準



洎林甫即明皇既安之日隨吉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  
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獸心為國禍本其為黷亂國常  
衰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蒐苗猶待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  
次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  
諸嗚呼班子之善斷不能以鋸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亦  
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論五

賢臣

二名臣論一首

三賢論一首

諫臣論一首

近代良相論一首

春秋無賢臣論一首

二賢論一首

三名臣論

管樂諸葛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跡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問者固二字一作固請不得已川文粹有而字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目一無目字小者不足以論大體體一無字近者不足以量遠矣

何況議大賢能制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  
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

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與一作問者曰

何為一作謂其然也昔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

齊定霸尊周勤王川文粹作興周定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

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

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脩舊勲刑政孚於偏方威德

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

齊師挫衄于二城之間狼狽于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

奔一作奔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昔誠所未諭莫一作

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問一作問者未與一作未語功則

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裕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

其去就然後可以一無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

川文粹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邀一作邀功

事一作事警一作警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

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

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

而國理一作治兵弱而隣疆疆隣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

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俟一作使中原克一作可復

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

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

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一作從之以德牧一作收之以禮

拾權變于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

弘一作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

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

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之事燕昭王一作昔日猶

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其僕隸而况

謀子孫乎因棄祿一作道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屑其

榮周身不違於道也諸二子不亦優乎主恩非臣之所圖

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川文粹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

之短長邪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

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用一作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一作迺大喜向

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川文粹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

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

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王之德負經遠之才常

感憤於周籍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

禮樂蘊弼諧之大畧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

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年止一作命官終身一作

不登於廟堂名不書于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

合之優劣離一作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

問者嘆息而退一作皆唐文粹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

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能自辯况

察者未之究耳乎一作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

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

曼都之姿雜于顛顛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

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

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

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

曰碩聞三子之畧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一作純天下

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

元齊愚智劉感一作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

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新唐書於天

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

惡一作極極一作極獎能一作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

朋友川文粹之急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

以為一作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

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四字無此于一作於是作破陣

樂詞一有是樂協唐書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

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

唐書作禮易為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一作古今之變推是而

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煩一作繁尤罪子長不編年

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

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續脩以迄于今志未就而

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唐書作位瞻其形

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

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

川文粹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

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

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偏一無精

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為

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一作孤厲不可謂不知

一有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英華作自洛時佐廣使按

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陽還莒五字道邀使車發詞

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

吾由是得罪亦字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

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

矣每見魯山則終日嘆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川

一作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

往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川文粹操宇

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

粲伯高舍大雅之素一作粲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冊族

子惟岳謨一作道沉邃庶靜梁國喬潭一作德源昂昂有

古風弘農楊椽一作士膺一作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

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足皆慕於元者也劉

在京下嘗寢疹

一作疾

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

賓從曰柄

唐書作捷一作挺

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

有勝理必詣與談數

終一作

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

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高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

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邁直

一作朗邁真直

弟霸士會峻

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

一作敬

堅明冲

一作而

粹范陽盧虛舟

幼直

一作真

質方而清穎川陳儻言士然談而不厭吳興沈

興宗季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廉不器行古之人

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

一作道渤海

絳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

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結卿有詞舉幹

一作詞舉幹天水趙嘏雲

而同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

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

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畧維之

履道體仁有畧族弟邈季選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疎

明簡暢穎川韓極

一作極佐玄

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

儒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

於詩書天水尹徽

一作徽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

也尚書顏公重名節郭父友

一作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

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麟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

文一作交殷寅源衍陸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

一作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一作

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

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

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一作皆唐文粹

諫通鑑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

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

薰其德而良善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

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色館本作居於位五年矣視

其德如在集有野彼豈以富貴易移其心哉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

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蜀本有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

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為集作不事蜀本有之心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充之古本無不終袁本

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趙德本作陽子陽子枕本無在

此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之待

之不為不加集作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集作其心問其官

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

集疊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

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

析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

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祿

秩集作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

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其君之過而

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

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爾如此滋原本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

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

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

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

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

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集作其辭說致吾言於堯

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

抗本作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

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



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閣本作以兼濟天下也致

致矻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索

作孔席不暖而墨突不得黔二聖一賢者豈不以集作自安逸集作

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

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自補其不足者集有也字耳目之於

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

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

不賢則將獨集無獨字役於賢集作以奉其上也若果賢則回

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

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

無乃傷於聽集作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

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

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

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多盡

言三字集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

今雖不能及已將不能集作為善人乎哉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余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顏騫顏子名犯二篇品藻漢

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

同體四海之所具瞻集作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

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

帝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  
 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  
 謬譎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  
 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  
 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  
 肯庭集作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許而犯上  
 致元哀二后有信諛邪之患集作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  
 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集作忠信可謂得宰相體  
 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彫藜藿由其不  
 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  
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為寶  
而而不劇忽以及物善不近名集有通識二字高朗令終天下  
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五  
相故鄭丞相  
古洽聞應變辱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  
作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常丞相李  
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常司用于集作於於隄殆以盡天涯  
空故居守李司空  
 雖劔光不沉而鸞翮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  
 非奉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  
故淮海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  
李司空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

倍臣倍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倍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倍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一作忠孝全一作康又四方一作天下今春秋倍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川文粹作傷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及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齊魯宋衛之郊及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脩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杜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謂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酸馥酸馥微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正道取五霸猶罪人

二賢論管仲晏嬰

楊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  
 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  
 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  
 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  
 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  
 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  
 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  
 之疆有樂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  
 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讒語之徒  
 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  
 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篋而朱  
 紕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玷孰若一狐裘三十  
 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  
 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論七

臣道

樞密論一首

材之大小論一首

四維論一首

辨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三不欺先後論一首

近代節士論一首

舊臣論一首

謀議論一首

三惑論一首

誠節論一首

樞密

舊唐書  
作機論

徐彥伯

時公卿士庶

舊唐書  
王公卿士

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彥

伯乃著論以誠於代其詞曰

言曰唯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  
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

遠之禮亦云川又粹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

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

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

者何可不循舊唐書其詰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

君子之樞機也動唐書則物應文類作樞機物應則得失

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

秦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

唐書作志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鑊

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珪唐書子九疇於洪

範唐書有以也是以倚據瑕玷唐書詳黜唐書躁競審無恒以

階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

變欲如箴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唐書

唐書破金湯之籥伐唐書禍亂之根用咄囁為雄辯唐書

唐書以號呶唐書為令德至若梧官問答荆齊所以

奔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媯也亟招甲兵

之罰鄭曼園宋唐書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唐書遷輕議終

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川粹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

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體唐書挾

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寒唐書

唐書阜聚音龍也群吠得死為幸何脩名之立乎雖復伯玉

沮頹追謝於元凱將濟貽恨失譽於王陵屏首沒齒於季  
 章曹瞞辭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  
 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慮慮杜漸防萌  
 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緝舌  
 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謨明之訓則上言者  
 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詰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  
 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唐書  
 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唐書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倚之  
 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是謂德音請川文粹我

肅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其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

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難哉豈不休哉但恣

遠唐書大唐書作懋探大猷川粹作茂績遠世古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

謀其心以後發定唐書其志以後談不趨起唐書作蹇趨川粹作蹇趨

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翦其纍纍唐書作唐書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

介爾景福保茲終吉唐書作唐書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

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

此廼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材之大小論已見一百六十三卷

本華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

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屢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  
曰不從狂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  
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  
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  
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狂與羞為非皆然集有也字然則廉  
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  
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  
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  
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  
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  
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  
矣文粹無字既蔽惡矣苟得而文粹無字從狂矣為非而無羞矣則  
義亦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  
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辯迹論

劉禹錫

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汗隆集作崇視輔臣之用  
於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  
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  
如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  
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  
之的然可使戶曉為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縣寓集作  
精作萬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

精作萬 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



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守而嘆曰得李靖  
為師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  
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  
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  
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  
多產以取信有子資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  
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  
之能盡才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  
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  
信而要耶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能失材臣而敗  
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心之由是而言固相高矣子方  
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叅  
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  
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  
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  
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傳寡要信矣

明贄論

前人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  
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也故用於  
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斡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  
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  
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御執焉在人之上

而有先後行列者，馮也。故大夫執焉，執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維而執馮，其志也隨之。顧集作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况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况今夫或者不明分集作，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集作，則地易而自遷，弘非集作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集作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集作，苟推分集作，明矣。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必于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揮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惑。

欺夫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集作役智利物飾躬

高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

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

當戰國之際集作初而克脩茂績身為集作有紀律言有典章

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夫烈人望

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

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

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

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

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脩

而棄智誠未至而致理或兩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

將起不若集作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刑

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

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

以寬濟猛同二氣之集作而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集作而

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

統其宗極而姑文粹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

朝不同年而語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

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不生魏生是

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

文鄭昌歟傷寬饒忠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  
無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上無  
訂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  
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集作之後  
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為鵠遭害  
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  
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集本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  
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  
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集作薦丁生稱其有青  
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  
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眾怒為一孤臣獨夫正  
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辭安感其壯節  
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續且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  
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訕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  
高戴就之禱也嗚呼田叔子且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興  
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  
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  
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  
集作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  
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為之美何貴於名節者哉

舊臣論

前人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  
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咎繇益稷  
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  
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叅尚不易蕭何之規况高祖之道昔  
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為已乎蓋傷  
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回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  
哉魏晉以蜀木降居相位者皆覩面愧心而已又有接臂  
於其間者拮據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  
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  
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謀議論

前人

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  
後咎是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  
生主享其利而自懼其害謀闊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  
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既集  
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  
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  
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即朱廣平之維私也  
崔世叔名 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  
犯廟諱 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  
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寡廟廣大莫見津涯

文苑英華

七

徐



皇無異布乃大悅燕卅之奉荆卿也子女玩好恣其所欲  
然後渡易水不以爲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荆軻維  
傑之士也猶以服饌聲色變以移志况今將帥士伍乃中  
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  
節爲貪鄙恠嗇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  
性命詎可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後  
功疑作巧則舟無駁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  
御英傑飾其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欲其盡赤誠竭計  
策其用飴密以誇黜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况  
其詐僞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詐國士遇我我以國士  
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玩印骨象叛去曹公  
天下昂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疑之可美色者放  
之可美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疑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畀  
豺虎投畀有吳以謝乎衆矣

誠節論

前人

彘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  
不顧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脇之故節義彰明顯於  
後世存無一作則愧於英俊沒無一作則果疑作畏於神靈蕩蕩  
然偃於暗室之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爲人傑乃有  
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之一體客曰誠如是  
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疑杖節死義可矣旣不能  
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耻之夫昔李

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爲負義且臨患難履顛危雖商賈小人屠沽賤品猶能相拯於窮蹙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頂章甫冠拖縫掖衣口誦先聖之文胸懷德義之典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昔如敬通不脩焦隅杜篤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黨梁而黷貨丁儀貪婪而乞賄路粹哺啜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貞介之所羞夫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懷則情同犬豕行比豺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先生斯論不小傷於嫉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不篤若見惡去則邪佞之人群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去誠節安得不嫉誦諛今公卿席客茂馮謖毛遂之忠誠侯伯幙賓肆李園祖珽之欺詐或受賂賣主奉越以事異或首鼠兩端觀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遽除戚施與夫誠節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廓矣未已客曰若乎先王之論誠亦富茂迺歛衽而退





散絲帙布青編簪纓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鑑丈人戎  
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偃左挈戟右提鞬額汗蒙塵不  
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謂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  
之貴苟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文明會昌御運舉  
以寵疑作物馳日月而燭幽忠槩盈朝鵷鷺成列是以  
王曜蟬者耻方於周召披堅執銳者羞比於韓彭至於  
擇人倫招撫要言有美斯達在器無假文武異容正作  
位辯方朱紫無雜任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  
野絕遺賢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  
場遊心乎文囿大落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寰內之  
琳球擢天下之杞梓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  
正先賢之純紊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  
後草封岱之儀備射牛之皮疑今子齒既盡矣形又槁  
焉上不能貢策獻奇扶珪分祿下不能收視反聽養真存  
神以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微潤而欲擬  
浸於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佩絃荷箠坐甲操  
鋒見長劍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點  
污我文門虧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慙乎丈人於是俯  
而慙仰而謝逡巡避席斂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窮達  
命也物固有欲而不可棄此蓋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  
筭也且夫苟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六  
馬猶足効其力今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

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能易位余何簡焉

從道論

李翱

中材之人局

集作拘

於書而惑於衆而

集無而字

傳言遠衆不祥

書云

集作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韜以為言出於內

集作口

則可守而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

集作然

而非

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言皆是耶

集作然

將是

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

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

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

集作眩

利者心非

而是之故所以

集無此二字

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

集作知

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

亦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

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捐者之言勝而君

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

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

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

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集無一伸而邪者

集無者字

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

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

集作十

人和一人和集無此三字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集無此四字雖欲言

之群而說之矣當是則見在是集無此三字和者人之喜默者

人之怨集作怒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

辯之四字集作斯所謂辯難易而較集作是非也集作矣或曰衆可違

而不可從不知乎三字集作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

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所謂

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石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

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

集作蓋在此而已矣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四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此

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懼

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也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

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

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據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

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

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鬪而勇

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

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書作格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

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

晉文乎脩寓政而蒐彼廬是不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

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爲而

成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  
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  
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  
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  
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  
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  
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  
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  
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  
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亦  
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  
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予云如有至  
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  
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卅朱焉  
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宋也舜之道宜  
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  
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  
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饑人邦危人  
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皆  
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  
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質無誠論

前人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派別姦稔難紛不可救止往  
往見強國質小國子弟天子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  
爲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  
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叛也顏風  
蕩蕩事難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  
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  
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  
記曰般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  
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况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  
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  
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  
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  
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  
昔有孝如魯參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  
失以喪明豈可以奪之忍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  
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  
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  
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  
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柰何秦漢  
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  
討之不服退加脩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禍疑之失所  
則賈怨而生禍禦之得所適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原仁論

常籌一作牛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  
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  
善決其仁英華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  
以天下襁褓一作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  
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英華  
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家一作無人也謂無湯有  
以仁殷有以人矣一作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英華意故  
曰一無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  
已矣一作皆川本文粹

治論

朱希濟

國家者未嘗不慮治致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無曠  
位命不虛日多不至於治者何哉蓋不知重其本也夫重  
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  
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  
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致敬於粢盛也率嬪御以親蠶於  
繭絮非獨致美於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下之人  
必曰王者后妃尚勤於耕桑余何人哉若天下之人皆相  
率以耕織為務則穀帛可指期而取穀帛既賤人各足其  
所欲所欲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饑不寒則時無怨嗟時無  
怨嗟則和氣充塞則焉有不豐不稔之歲既庶且富然後

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饑寒而能致於仁義者雖淳朴  
之世君子之人幾希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  
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  
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劍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  
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欲不亦難  
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  
求種耜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  
勸力竭盡於硤确汗流汗背一作急以霖霖日熾其背一作  
類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為蠶也髮至如蓬晨昏憧憧高條  
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  
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鮒揚蠶之為繭也擇未盈筐

噍嗥悍吏繞于居烹茗飲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  
若干歲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  
日之役余無庇爾焉民出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脇之  
言無不強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  
絲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  
坐向使不為盜不為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  
受役於鄉豪不為汙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  
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為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  
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  
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  
捷急之辭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疑作時弊



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  
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發物以中之時如不  
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為患農則不然  
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  
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  
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嘗  
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  
趨之矣且四人之中其一為農亦以為鮮矣加之浮食之  
衆曷可勝紀其大者而有四焉自京達于閩嶺豪右蕪子  
之家或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恃世疑以庇鄉里者多以其  
子納於黃門婢為之時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備  
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官之盛不下萬  
人出詔旨使於四方或持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千里伺  
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絕情於親愛抗禮於君父不蠶不  
農受愚頑之施捨亦有積蓄寶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  
之門指揮愈僕隸之中庸夫者一也道德之士反為謗議  
實可顯加甄別用求其道此為弊之深者二也即有衣紫  
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遊僕馬以溢於巷陌樗博  
擊毬以為之業自六軍遍于四方或擊毬一入于門中天  
子喜悅拜為上將或都城會府纒統繁多阿黨小人撓于  
王法其目儒者壽家吞食嘉比仇讐曰我武也文武之事  
墜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孤虛尚背鐔鎬之所干戈之別

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之制變  
攻守之難易進退之是非莫或知也已矣其為武然用之  
為將欲寄國家之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况復喜怒以  
刑人視人如草芥嚴暴以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  
以至於敗亂此為弊之深者三也復有製儒者之冠服胄  
儒者之威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之學多  
肯毀於冠蓋之士其誑不達我能是也又道不是者以勝  
謗之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宦於州里其官也用刑唯嚴  
納賄為能狡譎之行為長其行也愆佞媚之術輕折朋友  
交結邪僻附近右左炫酒令之奧恃博奕之精諸侯遇之  
曰奇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焉車服器用無所愛焉或  
之於朝時可知也冠章甫處同行望之君子哉乃小人  
也夫九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胄之家而無之也負販  
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率是  
小人在位為法必苛為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蠹齊人此為  
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賦疑作於國害於農之大  
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為治世無民不  
可以為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治理之道  
與之為政先簡其事則疑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今吏屬  
大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

矣嚼食之不足何從之疑事夫事簡吏者然後可以愛惜  
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彼浮食遊手之衆  
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  
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  
王幃幕不得用繒綵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於王公  
之家咸遵儉約無使在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夫  
如是化之於道孰有不以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  
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之日以爲常欲不  
之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文公  
之言以王道爲治不三年而化成立國之基斯爲遠矣今  
復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遊惰廢不急之  
事可以不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爲

創守論

楊夔

真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  
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  
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  
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  
開基之主皆乘豐而起觀覆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  
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  
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  
轉圓勇於得而踈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  
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

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  
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  
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  
誦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  
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俟乎治及時  
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  
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墮夙志以壞大業而  
况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  
順從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  
心盈中心曷也總而論之療饑者易爲食其創業乎醫者  
難爲藥其守文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論九

釋

明道論一首

梁武帝論一首

食貨

戶口人丁論一首

平準論一首

食貨論二首

貨殖論一首

釋

明道論

序

傳緯

經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  
心高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緯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

論曰

無諍論言此一作有知一作三論者雷同詆訶一作恣言

罪狀歷一作毀諸師非斥宿一作學論中道而執偏心一作

忘懷而競獨勝方與一作數論更為讐敵讐敵既構諍一作

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一作

聚集谷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一作

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清源流而不擁玄風一作

聞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一作

驤鯤鵬之搏運蹇乘决羽豈能缺望於其間哉頃代流一作

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一作成俗遂迷正一作

唯競穿鑿各肆摘撫一作枝葉一作徒繁本源日一作

師解釋復異一師甲一作改舊宗一作立新意一作

中取捨一作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愬而用之心無的一作

舉擇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蛇斷手一作

雖復人說非馬家挫靈蛇以無嘗之厄同畫地之餅矣其一作

所一作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一作

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一作

緣則一作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一作

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一作

可量即事而非遠九相酬對隨理詳覈而有一作嫉詐于一作

化諸師且諸師始一作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一作

毀故為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一作

且教有小有大有一作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斥其道一作

一作則指

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褻貶之

弘

一作

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

一作

得見佛說

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

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不可一作以三脩未慳六

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末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

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

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

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

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則不如此即習行於

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

之興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擯

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

若以徧著之心說於中論不亦一作待有諍固知諍莫不

不一無徧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

未哀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為九有訓勉莫匪同志從

容語嘿物無間然故使一無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

暢地勢不能一作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

客屑吻縱橫之士奮鋒頡頏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

異家行別辭一作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權一作

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摘疵

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為病蓋一作知未達若

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為法師所責邪法師又

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世一作人間所重法師慕而

言之竟未知勝若為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

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不徧在一法何

為獨棄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

徧著為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

負之心不忘寧不在一作存勝者乎斯則務於我為得棄他

人無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諍論答曰言為心

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告偽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

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誠深致防杜一作杜說現在之殃咎叙

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制陷湯炭其壘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

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

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我一作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示

然一作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夜擊柝

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

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一作論說而使我謙退

此謂鷓鴣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

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

諫一無諫字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為子言

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

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

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貞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

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

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為彼此呼彼為此一作彼此

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一作言之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

非善惡可恒專一作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

生城火輪旋轉入牢狎受羈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

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

為也善惡不能借而未嘗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

生死故得未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一作在之不脫

懸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一作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

求之一作有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覆一作髮還

路勉勵矩矱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也

而一作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為諫



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九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  
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觀安得身曾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  
正應虛已而遊乎世使飽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  
水皆見清風既至群籟必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  
鴿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  
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  
吾俱申一無申字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  
無諍弟子疲脣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  
欲具一作且考真偽整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  
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  
後筵以觀其妙矣 一作皆陳書本傳

梁武帝論所論出於釋氏故李德裕

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  
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  
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  
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  
貪能自微不有其實必不貪集作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  
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  
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歛  
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閭位  
偏方不堪其苦集作以此邀集作福蜀本作以不其悖哉  
此梁武帝所以不免也

食貨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

曰美哉庶矣一本作子曰庶矣哉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一作康家足

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

不在於重歛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歛則多養蠹而

國貧不其然乎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蠹蠹者大者吞小者

買蓄家之所役也正數之戶既避其賦則至浮浪以次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魏

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不一作救時弊昔東晉之

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亦有

及土斷之令則國二字一作財豈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

漸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

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

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

自平陳後又加其時承元魏之亂一作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

君慢吏賦重役動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充

滋高頰覩死俗一作流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

數於是一無此使人知浮客謂避公稅依強家作佃家也被強家收半

本一作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賦之征先以一無數其

信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

康人阜一作人頰之力焉功侔管一作規葛道亞伊呂近代

已一作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一無中有戶三百萬至

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

約計天下編戶合喻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

以選賢授仕一作多在藝文才與職垂法因事弊隳循名

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此一無崇秩之所至美價之

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

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

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戶一百

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里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一作餘

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

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

系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冗之輩今則

衆矣微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一作詳今

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

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

於斯矣古之理人一作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

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一作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

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

一無此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

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

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

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一作皆通典

平準論

準一作

前人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  
 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  
 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  
 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  
 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  
 方布思之背叛劔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  
 陷先之以師旅囚之以荐饑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  
 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緝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  
 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  
 日月而能成之雖神筭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  
 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及一作改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  
 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  
 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  
 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  
 要一作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五字一作澤  
 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  
 節寧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  
 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  
 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  
 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

平準論

七

云

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  
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  
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一作民者一也一可使由之不  
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鏡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  
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  
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陪  
氏有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  
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  
於求利而一猶一作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  
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一一作機者蓋不  
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  
而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  
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一一作斲聲  
禍更仍貴糶一糶一作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  
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  
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一錢一一作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  
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  
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  
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一在一皆一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  
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  
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  
衆廢於執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一作皆通典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輿漕之利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雜於居人者才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備之未復思矜竒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關疑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

使判官佐使遍於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  
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葉疑人賈害豈天道毀疑作  
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  
害也所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又禮記  
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  
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  
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已奪疑作其長觜以鼓天下於是權  
歸掌握利出胷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渭於萬里之外矣人  
以豐財為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  
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  
於泰山及其死之疑菹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  
以宗之才業為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竊天  
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同前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  
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為發身  
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集作領其集  
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集有  
操其竒贏乘上之意集作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  
者所以得進矣二集作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  
其寶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材養魚而  
額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

用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蜀本漢武運帑藏之財填

廬漢書作廬山之壑今貨禮門其本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

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子與以刻國為非楊雄以權酷興

歎稱其職者必能集作扶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

分銖之事弘羊折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忍為

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

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為之甚慟集作痛

哉

貨殖論

前人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

遇人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公

孫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

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集

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集作休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

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卸折猶謂之真人况兼有

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鈇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

株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

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

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

氏集作生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集作相愠

以援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

之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若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





情故使判合為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  
大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為習禮伯仲無門庭  
之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為君子遠道任心  
將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  
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魯莫是師即如君  
子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疑是獨不聞夫六龍方  
駕斯有御天之功駟馬班如用効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  
始宛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  
蒼天而遊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頌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  
仞上千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棖掬分離  
遂與沙麓俱崩坳塘莊子共泯此則相頌之道乖也是知

其疑作莫

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  
豈鳥有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  
足而猶輕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鶴鴿  
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  
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  
天地大矣哉請為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  
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閱牆不  
妨於禦侮踰里猶借於伐柯馭朽則瀆洛而歌彎弓則涕  
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

容未歎而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異離別之聲三荆木  
也不能忍分張之痛矧在人流有覩面目折枝分骨如何  
勿傷至於夫妻之爲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  
騰嘯相感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始有共牢之禮終爲同  
穴之親斯亦未爲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  
寄百里之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况有棄姓無常拂衣再  
醮至如買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譴黜  
天德均惟鵲孰能長螽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  
以通人君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  
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飪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  
燕之悲角弓匪辟辟之歎其或分星宅七開國承天  
能藉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  
勤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  
蛙慕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  
儀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黃冠華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  
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  
濶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女于怡怡揚名以  
顯高視風俗長揖縉紳斯又足爲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  
其友或溺於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珪分  
竹菴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  
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于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  
勺撫劔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地闢之妖九合一匡猶

是蟲流之禍鬼神不勝其酷建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  
 其謬哉又有里閭之人繩墨之手栖息不過於蓬華咀嚼  
 不越於糟糠無財可不忿乎復天布斗粟不能相容睚  
 眦薑介側目切齒遂使叢爾其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成  
 是貝錦於是乎分裂蝸角稱競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况  
 第無陟崗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奇唇亡之歎深  
 可撫心王叔冶斷臂之言足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  
 如彼遠乎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靜言成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  
 得之者安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  
 連龍虎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  
 可踰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後  
 之神固以冰判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筆經過  
 為之迴車言談者為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者  
 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  
 在德不在強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  
 朱萬附輿慶忌參乘勅弓飲石長劍挂頭疑作冠鷄佩假  
 龍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  
 童子知其必亡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  
 雖使要離策杖不占緩步周流九達容可危乎近者劉荆  
 州之意氣袁勅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  
 厲於鷓鴣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

以震懼人靈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  
寔生蕭牆糜潰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雖睦於  
曹公尚無肝食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感之甚也豈  
如稷契昇朝同心同德魯衛為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  
哉洋洋盈耳卜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王食  
不如夷齊之餓死君頽之萬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  
彼令兄弟綽有餘裕一作綽不令兄弟交相為瘡善哉言  
也吾無間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  
於行路是見詩人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室家固未可與適  
道也若以骨肉逮而為踈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  
為重即衣衾為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

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

有異是乎夫異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一作故

傳曰昆季一體又兄弟之道無分然而有翁何謂異居同財

者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聞疑

也且余聞士龍少遭憫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

零丁齡亂霜露摧心契濶九夷更相為命常恐黃耳蕭條

白駒超忽洞庭木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

未著跼天踏地每一作心深慙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

吾子有以成教而反問我比以流俗祗足以攬其心慮非

所望於吾賢也於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

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智而無心遂逐情而

雖生堯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智而無心遂逐情而

忘性言排名義之外身陷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觀  
博我以友第弘我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  
道周仁義之鄉而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  
調陰陽化風俗播清猷於緇素垂令範於黎甦橫之於天  
地而自安處之於生死而無慮者其惟兄弟乎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飽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  
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  
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衽無歸生之說屈建  
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吾是也小者全宗  
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祇臨  
世色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紀  
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  
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相代  
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爲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  
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  
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  
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脩  
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姓疑作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  
次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策既  
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  
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

道噓口疑復明孔伋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

辟署由州群疑作郡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

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

降及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

聚散懷牒自命積以為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

知之固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盖由此也况衆邪為雄

孤正失守誘中人之姓疑作性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

直道不從流俗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

養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衰服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

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

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

固疑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

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微倖道長而

純慤道消悲夫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

師之友鄉邦之族醮而禮之楊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

矣何以不敬雖有暴慢無有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

於地久矣信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

附成而遠敗成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

弊末乎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忘疑作妄之交風動利招則

不悔機罔名眩則其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

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之刺禮

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

所患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  
心異者蠻貊之俗而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  
販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姓疑作愛子遺親者大彘之  
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  
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不好其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  
叔潔庶而敬管仲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  
議宜然義在切切惇惇匡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  
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  
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  
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  
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臣友論

李德裕

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  
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  
緩急 川粹作 亞夫真可任將兵比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  
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川粹作 士君  
子未嘗免於集無 於字 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  
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閔  
大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  
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  
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



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集無此字為仁孝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

相須集作皇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

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

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

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集有良字士之人如是是若識劇孟朱亥哉

賓客論

前人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

然知他人不可故再言之稟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上不為

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如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

合難進者鴻賓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渾有枚乘鄒

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

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

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

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

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已不常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

張綱之疎闕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

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

客館開東閣以延蜀本有賓客二字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

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

敬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空

音孔出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來本客故人作賓不居顯位似

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象居

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

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

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

臣明矣雖有賓客川粹何益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

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集作槐齊列所謀以

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魏武安之徒共成禍

亂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彼奸智獻其計者導其邪

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

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集本無

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

客則朝廷靜矣

王志愔

容阻障其情矣又奏人不符於司馬書在壽王以為不  
所以禁世主昔寬容之害也余體派休閑關據餘實  
被盡未吾亦熔領更京帝責順崇曰孫門賊市入入半  
於合盟入世苗劍燭與不由此昔冀先階田他日吾劍  
願應此數益之容不休於米天於改昏燭其情前事其狀  
入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論十一

刑賞

應正論一首

片言折獄論一首

斷刑論一首

刑論一首

褒貶論一首

賞論一首

應正論

并序

王志愔

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正則人無  
業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  
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衆所謗臣常著應正論以見微志  
因上之其論曰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

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己獨處正與衆相殊無一

此四字異操而聚民之多僻一無此四字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

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

五相與俱履真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

輟書而歎曰居中理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然有

客聞而感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

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一作誰應行之

已余竊懼焉僕歛衽一作襟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闕於

職用謹言一作忠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

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訓一作物開物一作訓

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

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一作

無刑人恊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一作政曰舜

葬皋陶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

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僇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

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

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一作應正而無咎矣乎觀

一作失漁于棠滅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

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滅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

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

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骨髓之中一作誦懷疑乎語

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身

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六字一作維正直而

是與何往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言曰直

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義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真方大而大則不疑其所行也稽康撰釋私論曹羲著

至公論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

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此是則橋前驚馬用違一作

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

而不同不同而一作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一作

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

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收

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一無言此則歸正不問乖旨

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

丘提曰提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其

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提也君其亦其所謂同也安得為

和是知一作濟鹽梅以調羹乃適乎心之味獻可替一無

否而論道乃一作恢正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

相一無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

議一作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以聞之援法成而

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

君以嚴綜一作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

之崇厚任寬是謂皇一作王之德慎之曰以力役法者百

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一作

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

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一作令臣之

曲筆也肇知任寬恕五字一作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

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一無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

謹守憲章號為密網一作內律云釋種虧戒律一曰誅五

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

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為疑峻耶家語曰王者之

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即心辯言偽之流禮記亦陳四殺

嚴一作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學執禁孔子深文哉此三教之

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網集作立人極也然則

乾象震懼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

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

嗃嗃無咎女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一無

昔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君宜寫

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概一作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

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喻條越制疑網重罰在

於施彙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

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偽積賊深而可以寬

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一作捨銜轡於奔縱

一作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軼一作駕轉逸膏

育更深醫人僕吏一作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之一作

變為唯帝王之令一作歎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甥

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右為言武帝垂

涕嘆曰法令者高一作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一作先帝

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

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相

作奏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

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

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况

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

小廟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

光華庶績其疑眾功咸理聚以止也僕幸利見大人引

其吉焉斯一作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

自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五道以事君

作進善納忠仰大階而輔一作攻諤諤其節思為社稷

之臣蹇蹇一作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

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為政煙霞尚志其用未貞行藏事業

心跡斯在至如水中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掃門自媚

并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思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

遂無以問僕也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片言折獄論 懷州應宏詞試 歐陽詹

孔集作子說季路為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

言蓋非非集作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美

子美於集作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

一人脩三槐歷九棘訊群臣訊萬人億兆絕議然

後治法徇于朝示于野六字集作徇於昭然於衆同集無

方棄之所示容二字集作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

佐之莫明于集作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集

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集作於成康於集作時

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

也一作是則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

於也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一作是則

時或妄訟于集作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

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集無偏詞雖君子不信之三字

足以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苦夫集無此巫以鬼神占良集無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

筋脈且不足以自體而况訟集作乎鬼神不足以

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扑撲集作

之濫焉大即集作性命必有鈇鑕之寬焉夫子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師老聃之誨以三字崇周公之集作六人者

此集無無一以集作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集作

又集作輕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集作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集三



哉脫夫子實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  
歟夫子之言蓋輕集作非於季路賢者七字集作非者然者審之片言  
不可以折獄者集無必然之理也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後於予其辭云云予不得已  
而為之一言焉六字文粹作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

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集有為善者

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集有為不善者必俟  
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

藏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  
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

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  
日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

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  
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

天而不言人是惑於文粹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  
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文粹無蒼蒼者焉能與吾事

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  
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

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  
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何也

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文粹作五木加連

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

饑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號

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

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

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

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

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

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

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而殘

之非木豈為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

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果以為智智

必知權川文粹作果以為仁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

必知權必知經智必知權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義之事也離之滋

或失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

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

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徧

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徧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

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

不疑者信于道而已也文粹作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

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

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罰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爲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剗刑之屬最可以爲耻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憐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爲耻誠哉免而無耻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斲捨然罰無輕重杖笞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士之人其知乎夫鞫獄之法始於疑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典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爲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爲弊之一也畫灰爲獄誓不願入刻木爲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榜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爲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僞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繫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纒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爲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

或默疑作點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為

弊之四也其微既久改為疑讞遠取支諸廣擄黨與淹延

歲月以伺赦宥此為弊之五也桎梏之下易以強抑人之

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

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其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

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殺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甚答

桎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

狡猾之所能為也即平人孰敢與吏為敵公卿尊嚴察視

不及臺寺懸遠新訟無門死者不可并活親戚焉能申冤

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為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

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疢奪其餉而致

其餓餓園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

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為弊之七也况外府

法司又為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

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

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書常雨血尚未足以泄其冤憤且

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

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為不道必歸於

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

獄黎庶之誅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

畏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

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失刑

夫

夫

古又于定國每歲決決欲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  
知刑獄之本所以勸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  
一歲決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  
管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疑作清溫其所處  
蠲粥每給其饑渴決罪遍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辯庶  
幾少塞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褒貶論

前人

仲尼之脩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警藥書曰太  
子殺其君以為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  
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為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  
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為王化  
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為相者禹稷之  
化也蕭曹之上也燮理陰陽平和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  
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也定不可忍也及復  
之日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  
敖之三州也然後可以為賢人其為將者扞城之材為國  
之屏也式遏寇虐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  
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軍敗國棄戈奔北者矣殆不可  
用也復用之日荀林父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獲以  
何傷乎百執事之間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  
惡中復可用後又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離皆欲遵之

王言以爲之國乃奸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  
結刑狀景之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上雖切齒  
明援未移衆知必復其位時爲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  
其身必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果皆中其旨未暮  
年而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台文非求宦者乃結  
宦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若蘊曜嫉正之  
歸國奪其鹽鐵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列  
近師有尚父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納二字而至  
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曰興晉陽之甲誅  
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  
臣之爲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爲亂也此意之深罪  
之明者仲尼皆所宜誅者究朝廷爲亂之本始由君臣同  
心同德以誅宦官嫉之太甚湏至於亂遂至所立必坤幼  
所命非賢良以階其亂以危社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  
在位者爲賢人負罪者爲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  
褒貶後之爲史者當訪於長者之譚求之於野人之說斯  
可以正之矣

賞論

前人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 感人之心使各盡其  
材以顯於時以爲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  
之儀皆以品秩爲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  
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

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  
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  
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  
辭之列名陷澆淳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  
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  
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  
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  
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  
奸邪者深以爲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焉擠之於散冗  
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劒氣立  
爲勦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  
痍遍於石面身委卒伍之上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  
隙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職勛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  
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翻爲統帥之  
編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旣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  
於材力乃有溫澁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  
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材以致名第以榮郡  
邑者不可遽數之况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  
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  
紫升於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  
今斯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

乎故志士仁人其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耻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左傳作孫桓子恐避譴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邑將以定來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夫即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闕也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九

論十三

醫

勸醫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一首

卜論一首

著龜論一首

相論一首

時令

時令論上下二首

時論一首

醫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



有分天壽懸天然而寒暑又常嗜欲乖節故<sub>周禮</sub>寒瘡

言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極斯之要實在良方故

武城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為號以如來能煩

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為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sub>一作秦國</sub>

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sub>一作</sub>

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

之秘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遐<sub>一作其刑</sub>金

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sub>一作</sub>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sub>一作</sub>雍

祝之傍簫聲猶<sub>一作</sub>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

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文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

虛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文理考覈儒宗盡日

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諛積功則為師乃著日就

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鈎深理見

履飲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為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

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

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楊子雲言讀

賦千首則能為賦况醫之為道九部之詠甚精百藥之品

難究察色辯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

者未嘗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其

草為甜桂心為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泯棄同度<sub>見晉</sub>

傳之讀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

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

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

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

意攻治假使不能為地自可即為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

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所亡坐成妙術

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一作浪酬塞一作惡

之一作人者多愛之一作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治一作

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

變深親屬情切支肌一作友朋患起膏肓病興府俞一作俞附雖欲

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

周靡二字一作胡麻鹿藿止一作救頭痛之病一作麥翹芎藭

反救一作止河魚之疾一作腹思不出位事局轅下醫者忘志

四字一作敬求反於玄都揚已名於綠帙一作籍其可得乎

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興其美非直傳名

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一作一鶴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

不問同日而論焉一作皆初學記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

立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

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通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

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

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

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

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

悔川文粹悉作恚非書焉後之或者復川文粹用是為口實悲哉

夫其能不能無過苟冥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

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  
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  
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川文辨可不謂作爲大哀乎夫以  
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  
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  
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  
懲也而暴者復蜀本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  
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  
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三字集可懲爲故事矧他  
人哉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

王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以爲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成八卦者  
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  
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  
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屈伸於  
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  
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翕之以  
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  
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憊圓立者稱聖偏

大演論

天

擬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  
路也引而申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  
之極於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  
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  
相形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泯之者神也形之者  
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  
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  
風可以姤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  
則地上於澤疑作澤可以臨矣天地不變疑作可以否矣  
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  
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夬

矣風行水上可謂渙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地  
潛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  
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  
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無妄  
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  
下謂大過矣則一作雷在天下可為頤矣雷在澤下可以  
隨矣則風在天下可為蠱矣澤上有水可為節矣則山下  
有火可為旅矣雷在水下可為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為鼎  
矣水在火上可為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為未濟矣澤上  
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為蒙矣火在地下可以明  
夷矣則水在天下可為訟矣地下有水可為師矣則山下

有火可為賁矣理上於天可為夬矣則澤下有水可為困  
矣山下有天可以為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為萃矣以  
山在澤上可為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為咸矣澤上有火可  
為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為蹇矣上天下澤可為履矣則地  
下有山可為謙矣澤上有風可為中孚矣則山下有雷可  
為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為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歸妹矣  
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次則反爻以  
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因而重之  
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焉逆而陳  
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變雖天地之數  
無窮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能踰於三  
日與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四重之以  
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象紀之兩  
儀而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暑退死生  
動靜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也故曰有  
於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為則太極未嘗遠也見之  
於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離動以求  
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不可非聖人之謂也無可  
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可窮也天下之往  
來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之路者  
其唯聖言乎故攬滄海而觀衆水則江河之會歸可見也  
登泰山而覽群嶽則岡巒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

極權六爻之變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情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為長而壽百之聖者剝而腴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動而

謀靈之壽之而天裁之脫

文粹作脫

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

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天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壽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突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其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爛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亦為怪古者成宮

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繫之豈神明貴殺享臚腥歟今亡  
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  
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意文粹作誠求福之來  
爾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  
存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楊子  
雲為太玄設卦辯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  
為一書可策則參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  
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  
語是存乎道義也

著龜論

干邵

卜筮生靈之縕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夾嫌疑定猶謹  
考其曰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  
人死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辯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  
入命得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  
對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爰終鈎深索隱則象事  
知器占事知來著辯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  
蓍而履陰繇得蒺藜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與敬仲  
之宗然則筮知龜長嘗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  
九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  
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群  
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  
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

襲會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  
亨之義而為用探頤而知其變審爻而擬其辭豈與夫灼  
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偏漢書作篇以之佐昌此其  
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  
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  
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疊  
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折群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於

集作乎

清明將之相在於

集作乎

雄傑清明者

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為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

然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在淮海屬縣有時曉

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

價不及於凡王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

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

余嘗精而求之以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

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小蔡澤折頰亦居萬

人之上色美者雖鈎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

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前史言張良質

美予謂諸葛言以子房之清粹不釋陳平之濁俗則知清粹者難與士能用此術可以授

十得九無所疑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  
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  
筆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  
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  
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文粹作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集作一以一女子  
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  
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  
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  
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  
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

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時令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  
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  
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  
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  
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  
以集作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候時而行之者有不候時而  
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眾仲集  
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集無此合牛馬

季

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

集無此

合牛馬

百工無特於時孟夏無起土工集作無發大衆勸農勉人

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工

集作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蓄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

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歛

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審脩困倉謹蓋裁農

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

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噐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

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

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

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

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人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

禁靜官常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奸惡條

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

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

事者去噐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

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

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

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

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

暖之氣大疫風欬孰嚏虐集作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

匏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

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前人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僣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與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

曰箴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有者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于集作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

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其有噐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灰滌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

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  
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  
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時論

牛希濟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  
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  
克疑作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  
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  
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  
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曠也故夜降雨露以潤  
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

以心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疑時警之日月星辰雷電  
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疑為蟲蝗之時以害其  
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為疑為癘之時以毒其性命  
為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疑象昭鑑萬物之情始  
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疑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  
變而脩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疑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  
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大不違後天而奉天特又  
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用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  
以達變於其君若闡洋而逸福必為禍必疑禍而懼侵益  
為善而疑無必定之災彘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  
鳥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有戰疑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

所感曾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爲也繫時君之  
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爲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爲奸皆可  
誅也居時之和爲可誅之教上帝之仁日不能祐膺時之  
亂爲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怨或者曰三皇之世不  
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關歟蓋時使  
之然也夫戰之人若孰踰於版泉丕周之後人謀之可與  
乎兵力之可支乎卒城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  
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  
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山水之命有疏鑿之功爲  
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是而後已  
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  
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相  
可以拒時之疾又若特數之一槃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  
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井中其餘  
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芴以  
衛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人之貞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  
懼况聖人乎希濟以爲治亂無時爲人君所行求治則治  
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  
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在

